

小說 佳作 陳姵妤

個人簡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三年級

2000 年生，政治大學法律系三年級

曾獲道南文學獎、青年超新星文學獎

---

### 路上的星星

客運上的溫度不論一年四季都像冰窖，姚遙搭車前從櫃子裡拿了件彩虹色的條紋毛衣折一折收進隨身提袋，她的搭車時間通常在傍晚，天剛黑但仍留有一些夕陽餘暉，客運上的乘客大多是慣常搭巴士回家的旅人，天色暗了也就拿出早準備好的外套或毯子蓋上身寐一會兒，眼睛閉著閉著莫名其妙也就睡著了，明明是傍晚，車上十來人卻也能共同的墜入夢鄉，說起來也算一件神奇的事。

姚遙以往都能在司機熄滅所有車上照明白燈時精準入睡，然這次整路上她除了直直地盯著窗外連成一線的街燈外，她連強迫自己閉著眼睛都要費盡力氣。

車子在高速公路上平穩地行駛，前方的螢幕亮著播放根本沒人在看的無聲氣象播報，姚遙後面坐著一對母子，小孩大概還沒上小學或剛上小學，幾乎坐不住，雙腳直蹬著姚遙的椅背，母親指責了一兩次無果也就放棄了，姚遙也沒心思去管教其他人家的小孩，任他踢著一下又一下，她看到坐在前面的女人歪著頭睡著，長髮沿著椅背的邊緣滑下，頭隨著客運輕微的顛簸前後搖晃，然後司機忽然長鳴喇叭伴隨緊急煞車，女人大概沒繫安全帶，身體猛然往前，頭撞上了前面的座椅，人被嚇醒，左右張望，姚遙收回目光。

昨天過了午夜她終於從手邊的事情抽身，她的論文寫至最後階段，想在這個月結束前完成了事，數個月沒回家忙得都是同一件事，論文愈寫愈迷惘，當初訂的題目走著走著成了她原先沒預期成為的形狀，要從前面開始找出問題也缺乏勇氣毅力，疊積木似地愈疊愈高，中間出現了不穩的縫隙就任它待在那，結束變成了目標，她甚至想不起來當初為什麼要推研究所，推了沒上倒算了，上了才開始後悔，除了身為學生還能擁有的身份庇蔭，她每天都期待隔天的自己突然生出靈感，一口氣把剩下的部分劃下句點。

同房的室友小卉是理工學院的，看起來卻不若她般受論文糾纏困擾，寫時看起來倒是認真，然沒課時通常窩在自己的位置看劇吃零食或睡覺，有課時常也是一樣，只有指導教授的課才一定去，晚上常常不見人影，隔天問她去哪了都說睡朋友家。

「還算學生嘛，總有一點那種外出醉酒或那樣的需求。」

姚遙第一次見識倒所謂的那種需求是在某個週五的早晨，醒來後姚遙從上鋪爬下，發現寢室瀰漫酒氣淡淡，小卉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身體也沒有窩進被窩裡，蜷著身體就倒在棉被上深深淺淺的打鼾，姚遙推門出去盥洗，發現門沒鎖，她拎著毛巾牙刷自外面口氣清新地回來時先把床簾拉起，陽光瞬間充滿四週空間，小卉皺眉想拉被子蓋著自己的眼睛，伸手卻拉不到被子，她這才張開眼睛。

「快起來，喝點水吧，不然之後頭痛難受，下次回來門記得鎖。」姚遙輕推小卉的肩膀，她蹣跚坐起身，姚遙看見隨她起身空氣裡面有飛散的細小塵埃，在陽光反射下發出光，令人想到某種動物的毛髮同樣在陽光下柔順發亮的樣子。

「阿抱歉。」

「沒事，等等可以的話也去洗個澡吧，啊但現在不確定有沒有熱水。」

「謝謝妳。」

「妳幹嘛，一下道歉一下道謝，快去吧記得去上課。」

當天回來小卉又變回原來那個有點慵懶卻還算精神的樣子，後來夜不歸宿或深夜才帶著酒氣回來的情況交互出現，她們倆的默契在這一刻正式地建構妥當，適度的關心和適度的禮貌，兩人的距離倒是一直如此不遠不近。姚遙偶爾問她論文進度，她常常是那副不痛不癢的樣子，說理工科的論文其實幾乎一個樣，不是天才沒有創舉，大多從前人的經驗裡拼拼湊湊疊床架屋，對指導教授的教誨洗耳恭聽，寫的東西自己也未必真的明白，反正畢業了拿著碩士文憑或許能多賺一點，但也只是或許，選擇在學校多待兩三年是逃避也是投資，一種預期利益未知的投資。

「現在就要開始學會賭博。」小卉說。

選擇從來沒有什麼百分之百，有也是騙人的。她補充。

小卉說著騙人二字的口氣好像她被騙過一樣，姚遙問她被騙了什麼，她說身體，姚遙聞言幾乎不可覺察地倒吸了一口氣一聲不吭，怕說了什麼步步是錯。

「沒啦開玩笑的，欸妳別當真，被人家聽到會說我在吃自助餐！」

「傻眼我會被妳嚇死。」小卉吃了姚遙不輕不重的一拳。畢竟同間寢室，她們的關係還算融洽，但稱不上親密，姚遙對小卉的了解除了表面的那些，也僅止一些日常會隨口提及的事，例如家庭成員，例如幾個在路上偶會遇到的各自的朋友，例如一些不痛不癢的往事，自嘲似地從口中說出，好像也具象成了一種籌碼，維持著不至於坍塌且還保有餘地的關係。

姚遙剛從論文裡逃出，拿起手機便看到來自母親的一連串未接來電，時間

間隔參差散佈在每個小時，令人分不清到底是要緊或是無關緊要的事，訊息只留了兩則，要姚遙看到訊息時馬上打給她，有重要的事。

姚遙望向桌上的電子鬧鐘，剛過兩點，她知道母親一向早睡，猶豫母親所謂的馬上是否包含現在，然猶豫後姚遙仍是播出電話，母親幾乎馬上接起了電話，絮絮叨叨的說了很多話，突然講起很久沒見的親戚和隔壁鄰居微不足道的事，姚遙仔細去問到底是怎樣，她母親才說。

毛毛死了，生孩子時沒挺過來，孩子也沒能保住。

姚遙腦袋裡浮現的第一個畫面不是毛毛死去時該是如何，也不是現代醫學下產婦分娩死亡的機率，而是那個孩子不知道死的時候是幾個月大了，手腳不知道成形了沒？不知道聽不聽得到心臟在跳了？是男還是女？

她沒有問下去，胎兒的結束發生在開始之前，還來不及起跑，終點便迎頭趕上。

姚遙想到十幾年發生在市裡的一個社會案件，那時候她還在上小學，新聞說有民眾早上晨跑經過公園，發現公園的流動廁所有怪聲，以為是受傷或被困住的流浪動物，結果打開才發現是被裝在破袋子裡的新生嬰兒，據新聞所言，嬰兒被發現時奄奄一息，但送醫治療以後情況穩定下來了。後來調閱監視器循線找人，發現是一個女國中生前一晚進了廁所後生下的孩子，女學生聲稱不知道自己懷孕，害怕被罵才丟棄自己的孩子。

真的有夠夭壽。她和她爸媽在晚餐時間一面看電視一面吃飯，她母親參與新聞議題的方式就是用不同的國罵或粗俗字詞來向案件本身指教一番。姚遙覺得用夭這個詞來問候這個女學生可能不太好，畢竟有孩子，但她只是一面看一面低頭扒著飯，鮮少發表意見。

如她一直以來的樣子，什麼事都噎著，人家問她話，她明明想回應，然常常話就是說不出口。總是這樣，年紀還小人家會說你文靜懂事，待到年紀愈長，不擅言詞加上內向，會有人開始說你是怪人。

毛毛七歲的時候姚遙六歲，她們在她們那個里的里長設了流水自助餐的餐會上認識。姚遙的爸媽和其他不認識的人待在一塊講政黨講政策，講年金和勞保之類的嘰哩咕嚕的事，音量講一講突然就大了起來，然後再像氣球一樣消氣般的變小，姚遙一直很想告訴他爸不是講話大聲的就是贏，但她不敢，至少她講話一直都大聲不起來，想假裝自己有份量也假裝不起來。

毛毛在餐會上穿著紫色的洋裝，梳了兩條小辮子，細細軟軟的頭髮編成辮子以後也軟軟的掛在肩膀上，看起來像生活在某種花裡的小精靈。姚遙聽人家說毛毛的爸爸就是里長，其實不難發現，在一大群孩子裡面大家都踩著拖鞋穿著普通的居家服，就只有毛毛看起來精心打扮過，她的皮膚細細白白的，眼睛不大但笑起來會變成兩條好看的彎月，大人問她話她總是笑容得體的回話，人

家都說她很有禮貌很乖巧又討人喜歡。

毛毛的爸爸有兩個孩子，她的上面還有一個哥哥，年紀比她大上許多，她父母也算是老來得子才有了她，又是女兒，總是放在手心上疼的。想要什麼有求必應，但毛毛也沒因此長成了一個嬌縱的孩子，甚至相反，毛毛後來和姚遙講起這件事，「真的是奇蹟。」她是這麼說的。

不知不覺地，姚遙在客運上也慢慢地讓身體陷入了座椅，體溫和粗糙的座椅布融在一起，本來相當低的室內溫度突然也變得沒那麼冷了。在現實和夢境的邊緣間，姚遙一瞬間想起了好像被她忘了很久的事。

一路從小學到國中，毛毛和姚遙讀的都是她們那個鎮上的公立學校，小學時沒有同一個班，國中時分到了同一班，碰面的次數也多了起來，兩人才因此開始熟悉彼此。

那天是個天氣相當熱的日子，毛毛第一次邀請姚遙到她家玩。姚遙一進毛毛的房門便看見了掛在牆上的圓形時鐘，只有時針分針而沒有秒針的時鐘，仔細看會發現整個時鐘其實是一個拼圖，圖案是當時有名插畫家的畫作，色調很淺，指針走時無聲。

毛毛從白木色的衣櫃裡拿出一個大紙箱，體積很大但看起來不算太重，放在地上時裡面的東西發出了匡噹的清脆聲音。

「我們來玩扮家家酒。」毛毛說。

「但我們都是國中生，玩這個會被人家笑吧……」姚遙皺眉，她是很內向沒錯，但不代表她想被其他人真正地當作一個怪胎。

「妳不說不會有人知道啦！」毛毛雙手插著腰，居高臨下地盯著姚遙。

「好吧。那要怎麼玩？妳想當媽媽嗎？那我當爸爸吧。」

「小孩子才玩扮爸爸媽媽的扮家家酒！」

姚遙抬頭困惑地看著毛毛，她從前至今的經驗裡，玩扮家家酒都是模仿一個家庭組成的遊戲，她扮的總是女兒，大多時候是二女兒或小女兒，因為人家總是說她看起來很乖，而且安靜。

「那麼安靜的人是當不了媽媽的！」小時候的玩伴這麼說。

大女兒可能還需要照顧弟弟妹妹，也不能太安靜，做二女兒或小女兒很適合她，乖巧安靜而且被動，小時候的朋友都說她扮演得很好。

「既然這樣就不叫扮家家酒了吧？」姚遙問。

「叫什麼名字有那麼重要嗎？」毛毛不管她，打開箱子讓姚遙看看裡面的東西。箱子裡的東西排列整齊，一件又一件剪裁特殊的衣服裙子褲子好好地被疊了起來，都是當時流行的那些，諸如泡泡袖的衣服、彩虹色的針織衫、落地

的喇叭褲和相當短的隱形襪，還有幾個小小的肩背包，旁邊還有兩個半透明的塑膠箱子，毛毛把兩個塑膠箱都拿了出來，在姚遙面前打開。其中一個裝滿了瓶瓶罐罐、一些看起來像水彩筆的刷子、幾盒像水彩的色盤和幾支口紅。

「我猜妳只知道這個。」毛毛拿起幾支口紅擺在手掌心展示，她見姚遙目不轉睛地盯著那些東西，輕輕地笑了起來。

毛毛說這些東西是她慢慢蒐集來的，表姊或她媽媽用不著的東西都到她這邊來了。後來毛毛就著這些東西教著姚遙玩，帶她認識一些她們現在還穿不了的衣褲裙裝，教她認識眼影眼線腮紅粉底液，偶爾在臉上塗塗抹抹，但兩個小孩子不知道把妝卸乾淨要用卸妝油或卸妝水，只用水洗一洗當然洗不乾淨，姚遙就因此花著一張臉回家，挨她媽媽一頓罵。

「我扮剛上大學的女生，那妳就扮剛出社會的 OL 好了。」毛毛先行指定了彼此的角色。

「OL 是什麼？」

「不知道欸大家都這樣說，是不是 old lady 的意思？」

「蛤那我才不要！」「好啦應該不是啦我亂說的啦！」

只要姚遙到毛毛家，她們次次這麼玩，對於世界面貌從彼此的言談舉止開始建構，要說到後來這些都被打造成了什麼樣，在姚遙心理，大概是一處輪廓還不清晰的空間，裡面有什麼特別地值得她們用一生去守候的東西沒有人知道，時間要什麼時候才會成為概念也沒有人知道。她和毛毛都在等，滿心期待地等待那一天的降臨。

「遙，偷偷跟妳說，我還沒有和其他人說過，妳要幫我保密好嗎。」那天姚遙晚上住在毛毛家，兩人擠在小小的單人床上，手臂貼著手臂，毛毛的一隻腳還跨在姚遙身上，天花板上貼滿了各種顏色的螢光星星，月光從窗簾縫隙微微透進來，眼睛還沒習慣黑暗時只看的見稀微的月光，後來便開始能看的見各種顏色的螢光小星星在天花板上發光。

「什麼事？」姚遙有點困，一關燈就想睡了，嘟囔著回話。

「我月經來了，在前天的時候。」

「是喔我的還沒來欸，有月經是什麼感覺啊？」

姚遙的意識愈來愈深，隱約好像聞到了茉莉的香味，好像還有玫瑰和菊花的氣味，就像她身邊有一座花園。

「沒甚麼特別的感覺，但內褲髒了很麻煩，我怕被媽媽罵就偷偷把內褲丟掉了。」很像毛毛會做的事，姚遙想著。

「我媽媽說月經開始來代表正式進入了青春期。」姚遙有些好勝意味地說。

「我知道，我媽媽說這代表可以生小孩了。」毛毛口氣很淡。

當初她們玩那些大人遊戲時沒怎麼想過究竟是要到了什麼時候，過了哪個門檻才有資格做那些事情，一切的扮演就像是預演，赤腳在木頭地板上盡情摔跤、抓破對方的衣服或抓傷對方的臉，所有鮮明艷麗的爪痕都是奢侈的排演，然後某天突然被硬推著上場。

一切都變得不知所措了起來，而毛毛知道，姚遙也知道，這只是個開始。

「希望我能快點長大，然後變成一個很漂亮的人。」毛毛盯著天花板說。

「為什麼想變漂亮啊？」

「這不是當然的嗎？變成一個漂亮的人好像就能先得到一半的幸福了。我要穿很多不同的衣服、拍很多好看的照片和好好保養皮膚，這樣等慢慢變老的時候，可以看起來還是很年輕，而且還有東西之後慢慢懷念。」

她們在黑夜裡轉頭看著彼此，自己在對方眼裡的面孔被月光映照的異常清晰，好像只要再多看一眼，隨時都會被對方吃掉。

「毛毛，妳可以抱我嗎？」姚遙早已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做夢了，她翻了個身，毛毛纖細的手臂精準地攬住了她，鼻腔裡全是柔軟的氣息，手上身上肚子上腿上，全都是毛毛身上慣有的氣味。

在有那麼一個瞬間，姚遙看到了一個燦爛的不真實世界，即將衰亡或剛出生的星星全擠在一個空間中，還沒出生的恆星爭著想出去，整個宇宙的黑暗幾乎要消失不見。通往的路是正方形地磚鋪成的石磚路，由各種深淺不同地灰色拼貼成，沒有路燈，雲吃掉了月亮，踩在地上好像連雙腳都要消失不見。姚遙這時候沈沈地睡去，甚至忘了照看，在亮晶晶的世界後面，是否真實地存在著一些她可以指認的東西。

毛毛進入青春期後的發育有如無法定名的函數曲線那樣波折不定，初經來了之後身高還長了一些，之後就沒再長高過了，胸部的發育亦如是，姚遙不太能再像以前一樣和毛毛無所顧忌地翻來滾去，原因在於毛毛正在發育的胸部一碰到就是痛，像快速抽高的人膝蓋總會生長痛一樣，毛毛胸前的芽不安份地在土裡騷動，每天都好像會萌發而出，卻每天都只是疼痛而毫無其他動靜。

姚遙的初經也在那之後不久來了，然相較於毛毛，姚遙的身高明顯高出了她一顆頭，身體裡的樹根也在攀爬著，乳房的生成幾乎有如生出樹果般理所當然。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安靜坐著說話的時間多了，偷偷談論著班上同學的

事，誰和誰在下課時偷偷牽手，誰又和誰假日時約在商店街碰面，最近的少女漫畫新刊，女主角和男主角第三次分手，毛毛說男主角可能根本不是男主角，真正的男主角大概是一直默默守護在女主角身邊的那個青梅竹馬，姚遙說不，男主角絕對是他，畢竟第一集單行本的封面就是他們兩個，毛毛說不管是誰真的非常歹戲拖棚啊，連對自己重要的人是誰都弄不清楚，男主角可以去吃大便了。

姚遙大笑出聲，發出了像夜晚的蟲子突然鳴叫那樣有點嘶啞的聲音，兩人同時聽到了那個有點難聽的聲音同時放聲大笑，雙雙躺倒在床上。喘過氣後，她們同時盯著天花板上的螢光星星，在日光燈照射下只是普通的塑膠貼紙，像書局賣的五十元就有一大包工廠規格化出產的廉價玩具，姚遙注意到毛毛床頭櫃上多了一些以前沒有的東西，例如保濕的乳液和護髮油、幾隻形狀各異的梳子、吹風機的烘罩還有零星幾罐紙星星，姚遙開口問毛毛星星是哪裡來的，毛毛說是班上的男生送的。

「前幾天是情人節。」毛毛補充，她的指尖抵著床單，米白色床單上的圖案是各種形狀的藤蔓，或長或短，有些有刺有些沒有，顏色從翠綠蔥綠到深綠都有，姚遙看著毛毛的指尖滑過一條又一條藤蔓，次次都幾乎要以為她的手指會因此流血。

「你和男生在交往嗎？」姚遙盯著毛毛的指甲剪齊的手出聲詢問。

「才沒有，你怎麼突然這樣問？」毛毛故作鎮定地回答，但姚遙看出了她眼神裡刻意的自持。

「我們還太小了，現在就和男生交往不好。」姚遙說。到底是哪裡不好她其實也不明白，但在話語還來不及被凝鍊出意思前，就已經被翻湧而出。

「哪裡不好？我們也沒有怎樣，妳不要像大人一樣這樣說教。」

「他會騙你的。」「妳說什麼？」

「我說他會騙你的。」姚遙音量大了起來，坐起身，直視著毛毛的眼睛。

「為什麼要這樣說？妳甚至沒有見過人家。」

「要的話我們可以現在就去，但不用見我就知道了，他根本不是真的喜歡妳！」

困惑淹滿了毛毛的眼睛，她不太明白本來好端端姚遙是在發什麼瘋，或是姚遙是會這樣子說話的人嗎？

「好了別說了，這其實不關妳的事……」

「我就是要說，別傻了他不可能喜歡妳的，妳那麼普通，身材普通臉也普通，沒腿沒胸沒屁股的，怎麼就覺得有男生會看得上妳這一型的？」

話剛說完姚遙就知道完蛋了，她站在床邊，毛毛還坐著，這個姿勢讓她想

起了當初她們一起玩辦家家酒的時候的事，只是那時毛毛和她位置相反，那時候她們還差不多高，臉孔和身姿一樣扁平細長，就算只是面對面相對著，好像都能隨時在對方身上契合地箝入自己的形狀，只是後來她們的形狀日漸彎曲，誰都不知道中間發生了什麼化學變化，就只是突然地，她們不明所以地，開始區分妳我、區分彼此的樣子、也區分所謂的過去未來，和中間跨過的那個敏感尖銳而且突起的歧異點。

她甚至不敢看毛毛的眼睛，姚遙知道有什麼東西被她親手摧毀了。抓起自己的書包，連對不起都來不及說，姚遙佯裝似地看了一眼牆上的時鐘，說了句時間不早了，然後近似於逃跑地離開了毛毛的房間。

最可惜的事大概不是她們之間竟然有了紛爭，而是兩人的自尊心在最不應該的時候躍到了最高的地方，沒有人先行低頭，就意味著沒有契機再次連接彼此。

姚遙後來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來忘記毛毛房間的擺設、毛毛房間窗簾的顏色、毛毛常用的洗髮精的香味、毛毛不擅長的科目、毛毛常穿的那幾件衣服、還有兩人曾經扮家家酒演過的角色、兩人互相觸碰時的體溫，還有兩人躺在同一張床上時，在沒有任何人來打擾的時候，她們是用什麼樣的口氣來互相傾訴彼此的秘密。以及一次又一次，是用什麼樣的目光，在照看彼此將邁入身為女人的那個生命中重要時刻時，對方對於未來所屬的未知，所蘊含的期待和惶惶不安。

兩人的世界就此互相抽離，姚遙後來考上了離家很遠的大學，毛毛高中畢業後就沒繼續升學了，聽人家說她在一家髮廊從洗頭小妹開始做，一顆頭幾十塊錢，到現在也變成了獨當一面的髮型設計師了，店開在他們那個里接近市區的一個巷子裡，指定毛毛做設計師還要提前好幾週預約。

姚遙上大學後開始愛穿破洞的牛仔褲，褲子下擺多出來的白色鬚鬚幾乎比老街裡賣的龍鬚糖更長，小時候愛吃糖蛀了不少牙，後來才知道甜食也要有節制的吃，明白總是吃甜的，到後來甜也會變得沒有意義。

平常沒事的時候姚遙喜歡去不同的咖啡店裡喝咖啡，右腳跨在左腳大腿上，翹著腳坐在靠窗的位置，看外面的車子和行人如流穿過馬路，從午後一直坐到傍晚月亮升起。

她快畢業前的某個週末，同樣坐在某間巷弄咖啡店裡，黑色落地音響放在離她最遠的那個位置，六個出音口像三雙眼睛盯著她看。她不太清楚為什麼這種咖啡店裡播的音樂都那麼類似，搖搖晃晃的爵士樂，她不是很懂音樂，但這種音樂都聽起來要讓人跌倒似地，為什麼不選有歌詞的音樂她可以理解，像她



若是自己在家，帶著耳機聽有歌詞的音樂常常情不自禁地就會跟著唱，唱一唱注意力就開始渙散。

前一曲結束，下一曲的第一個音出來是一聲清脆的鼓點，姚遙感覺到右腳麻了，放下腳的同時，外頭刮起了一陣大風，行道樹開始搖頭晃腦，匡噹一聲是有東西撞到玻璃的聲音，世界安靜了下來，感官在此刻突然被放到最大，她隔著窗的玻璃向外看去，是綠燈的路上卻沒有任何車輛和行人，月光打在平整的柏油路上，被溶在瀝青裡的玻璃砂反射出一點一點像螢火蟲的光，在像時空靜止的路上，用最端莊的姿態，兀自端著身體發出最接近純白的光。

姚遙幾乎被迷惑，口舌掙扎著想去形容一切，卻和玻璃倒影裡的自己相望無語，天色漸暗，她甚麼都還沒來的及說，由遠自近駛過的車聲蓋住所有。

姚遙和毛毛時隔多年的碰面，同樣發生在毛毛爸爸設的餐會上，只是這次只邀請了素日熟悉的近人。毛毛和姚遙被各自的父母趕到了一起，彼此尷尬的無以復加，太多年沒有聯絡見面，要說前嫌就算沒有誤會冰釋，也沒有人會再把它當一回事了。

毛毛率先開了口問了姚遙近況，兩人不冷不熱的聊了幾句，姚遙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毛毛的臉上，發現她眼睛的形狀和以前已經不太一樣了，鼻子裡大概塞了些什麼，眼睛大概也動了刀，但總體看來還是認得出是當時那個乾癟細瘦但會大聲笑的女孩。

發現這件事後姚遙的喉頭住了一下，然後有某個盒子被擰開似地的感覺湧上，她無法自抑地開始和毛毛嘰哩呱拉地說起話來。

「妳知道，每次我只要穿牛仔褲去咖啡廳坐，只要沒有人注意我就會偷偷把第一顆扣子鬆開，釋放我的肚臍。」姚遙說

「我懂！端莊地走路然後像個肥宅坐下，超級舒服。」

「還有走路的時候縮小腹，到後來竟然還變成了習慣！」

毛毛微笑著聽姚遙說話，姚遙幾乎忘了自己根本不是一個這麼聒噪愛說話的人，卻滔滔不絕地說著一些無關痛癢卻有趣的事，她們很有默契地不談論過去，彼此都不知道對方錯過自己生命的那幾年，到底各自經歷了些甚麼，要講青春已經太沉重，講未來卻和對方已經無關。

「妳記不記得妳房間天花板上的那些星星？」長輩們鬧到了晚飯後還在喝酒，毛毛和姚遙被派去買啤酒回來，沿著路走過熟悉的街道，這是姚遙向毛毛談及地唯一一個從前。

「記得阿。」

「它們還在嗎？」

「早都拆掉了，很久以前就拆掉了。」

「是嗎。」「嗯。」

然後她們之間有一場太長的沈默。

「能看見星星有不同的顏色的時候，我們總是看不見對方的臉。」姚遙的言語偽裝成一根羽毛的姿態落在地上。

但看的見對方臉的時候星星總是看起來很廉價。她沒有說出口後半句話。

「確實呢。」

「今天月光很亮。」商店的招牌亮地刺眼，有幾隻蛾在那裏盤旋，姚遙站在那前面對毛毛說。兩人手裡一人一袋啤酒。

「妳現在很漂亮。」姚遙對毛毛說，其實一直以來都很漂亮，但她沒說出口也不敢說，之後她們伸出手臂握了手，也不知道是誰先伸手的，然姚遙終究是沒能骨氣勇氣伸手擁抱她。

是到後來，姚遙才知道毛毛前後交了幾個男友，但都不長久。

是到後來，姚遙才知道，她和毛毛最後一次見面時，她肚子裡已經有了一個生命。

還沒到的後來，是姚遙突然恍然大悟，她做得最讓人心碎的事不是其他，而是對自己總是不夠坦誠。

姚遙在毛毛的靈堂前拿著香站了很久，她不確定說出來的話到底會不會被毛毛聽到，也不知道她到底要對毛毛說什麼好，直到手上拿的香灰不知道地幾次地落下，後來終於落到她的手背上時，她在心裡和毛毛說，她現在過得很好，以後也會，要她不要太掛念她。這麼說或許有些自作多情，但姚遙太明白毛毛這個人，她比她溫柔太多，當初倔著脾氣的或許也只有她自己。

毛毛的身後事結束後的當晚姚遙搭夜車回到學校，她母親要她多留一天也好，休息夠了再出發，然她以論文進度堪憂為藉口推托，帶著少少的東西來又帶著少少的東西走。

回到學校後她發了好幾天燒，她猜是客運上冷氣太強了，區區毛衣根本不足以禦寒，又猜是最近作息太不規律，晚上想睡也睡不著就乾脆不睡了，這也是她自找的。

姚遙好幾天始終睡睡醒醒，小卉也為她急得跳腳好幾天，到第四天早上姚遙終於退燒，她懸著的一顆心才終於放下來。

姚遙做了很多夢，無數次好像要從夢境清醒，但次次都只是在邊緣徘徊。在她終於要醒來的界線處，她突然恍然大悟，當初她最後一次在她們的天地遊戲時，不自然的感覺到底從何而來。她將離開時說的時間不早了只是推辭，毛毛房間的時鐘壞很久了，指針根本不會動，有句諺語說壞掉的時鐘一天也會準個兩次。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她只知道過去的東西走了便走了，誰都喚不回來。

姚遙醒來後思及至此，低頭雙手摀著臉，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在哭，就算是，到底又是為何而哭。

姚遙回歸正常生活後，她和小卉間好像有什麼地方和以前不同了，這時候小卉才坦白地告訴姚遙，她常常晚歸或是徹夜未歸，是因為在俱樂部兼職陪喝酒，她家有一大筆負債，她要拿到學位以後或許能賺更多錢，但現在家裡情況不好，她逼不得已才選了能最快速賺錢的方式。

但她不接 S，只是單純陪喝酒聊天，真的還是有那種比較普通的俱樂部存在的。室友補充然後小心翼翼地觀察姚遙的表情。

姚遙其實隱約有察覺，畢竟次次看室友酩酊大醉後宿醉成那樣，再怎麼瘋也不會發自內心覺得那是一件舒服的事情。然她們也不是什麼關係，只要再伸出一個指節的距離好像都會變成了過多的干涉。

「妳是不是覺得妳騙了我所以很內疚？」姚遙問她。

室友沒有回答，但表情已經顯示了她的回答。房間裡有點悶，兩個女生的東西本來就多，加上這幾天疏於整理，房間的窗戶又西曬，兩個人像被擠在一個被棄置的閣樓的小房間一樣，因為各自的心事在狹小的空間各據一方。

「妳想多了，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有不想被人家發現的秘密。」

「辛苦了，趕緊畢業趕緊解脫吧。」姚遙接著說，以一朵花謝在土裡，然後長出新芽的語氣。

「今天一樣出門嗎？」姚遙抬頭問室友。

「對……」

「我會幫妳留一盞桌燈，回來的時候門記得鎖哦。」

「謝謝妳，抱歉。」室友告解似地說。

姚遙搖搖頭，沒有再回話。

傍晚姚遙和室友道別後，隔著窗戶看到室友搭上了計程車，車子朝路的一邊駛去，路還沒到盡頭，車影已經成了一個點小到看不見了。

姚遙的目光失去了標的物，腦中突然出現了一首歌，沒看詞的時候她一直以為其中一句歌詞唱的是「其實你沒有那麼差。」但後來她去翻了歌詞才發現歌手根本不是那樣唱，女歌手徐徐緩緩地唱歌，下一秒好像隨時會失聲地那樣叨念的詞其實是「其實離別有那麼長。」

月光照著路，一瞬間普通的柏油路看起來也變得像銀河，她曾經以為那真的是銀河，就像她也曾經以為毛毛房裡的紙星星真的也代表些什麼。

直到有車聲自遠處傳來，她才回過神，認清她以為最獨一無二的銀河，只不過是普通的馬路路面。上面的玻璃砂也從來不是星星，僅僅只是進了一人的眼中，輕易地就被錯認，然後從此執迷不悟。

原來從某一刻開始，她們也都成為走在路上的其中一人。

姚遙對著窗外，第一次覺得倒影離自己好近好近。

=====

## 評語

### 吳鈞堯老師：

以奔喪過程，還原少女時代曾經親暱、但又因為誤會而疏離的朋友。星星成為隱喻，在外頭、室內天花板，以及掛念的心坎中。成長並不是一條篤定的道路，生老病死都是機緣，心理細節都寫得妥善，尤其結尾餘韻繚繞。